

dashukuai pao

大树快跑

兰兰 /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兰兰
童话

兰
童
兰
话

dashu

kuaipao

大树快跑

兰兰 /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树快跑 / 兰兰著. —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6.6

(兰兰童话)

ISBN 7-5039-3010-1

I. 大… II. 胡… III. 童话—中国—当代

IV. I28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57581 号

大树快跑

著 者 兰 兰

统 筹 金 燕

责任编辑 张 倩

责任校对 方玉菊

装帧设计 刘宝华

插 图 刘 勇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人卫印刷厂

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 / 24

印 张 4.5

字 数 42 千字

书 号 ISBN 7-5039-3010-1 / I · 1382

定 价 1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目录

一只蹲在窗口的八哥鸟(代序)……1

老八和他的伙伴们……1

树里面有人在哭……7

纬四路的大树们要逃跑了……15

藏在树洞里的礼物……22

砍树的人来了!……30

月亮吓跑了偷树贼……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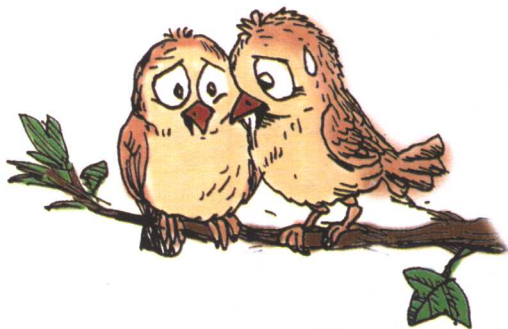
可怕的禽流感……44

老槐树爷爷不祥的预感……50

沙尘暴来了!……58



- 我和老八的争吵……64
“大白天闹鬼啦！”……69
与砍树人的搏斗……76
新长出的小槐树……81
给小鸟打针……87
大树还会再跑吗？……92





老八和他的伙伴们



老八和他的伙伴们

八哥鸟老八醒了。

老八是被猫头鹰吵醒的。

猫头鹰忙活了一晚上，连根老鼠毛也没有见着，肚子里饿得咕咕乱叫，正要回窝四路自己的“老家”，刚飞到路口，就看到一只老鼠正鬼鬼祟祟从胡同口的墙根处溜过来。

——呵呵，这下子看你往哪里跑！

说时迟，那时快，猫头鹰悄悄在空中调整了一下翅膀，无声无息地一个俯冲，眼看伸出去的利爪就要抓住老鼠了，谁知道被那贼机灵的家伙发觉了，撒丫子往大道上窜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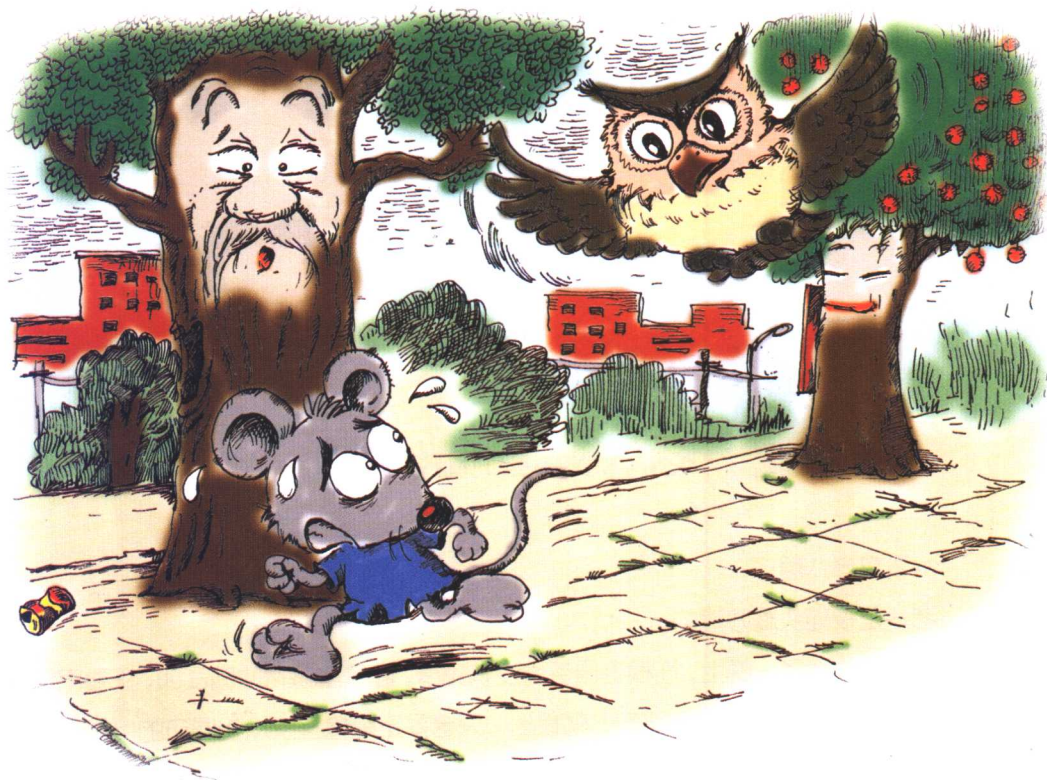
“站住！”

猫头鹰大喝一声，扑扇着翅膀就追过去。

那老鼠真是“抱头鼠窜”，连滚带爬喊着“救命”，在低矮的冬青树和高大的街树中间绕来绕去，一会儿就不见了。

“我看见你了！出来吧！你活不过今天啦！”





猫头鹰虚张声势，连喊带吓唬，皱着鼻子在纬四路上寻找。

就在这时，老八醒了。

“嗯？……谁在喊救命？——谁不活了？！”

老八从窝里伸出头，睡眼惺忪地嘟囔着。等他看到深蓝的天空中还有几个稀疏的晨星，东方还没有发白，就生气地坐起来，把头上的草屑扒拉掉，长长地伸了个懒腰。

“这个猫头鹰，就会瞎咋呼！”等他看到猫头鹰闪闪发亮的绿眼珠子在不远处一晃而过，就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了。

老八在这里住了十几年，也是纬四路的老居民了。他喜欢睡懒觉，被猫头鹰打搅了好梦，他感到很恼火。



老八和他的伙伴们

他抖抖索索在一根树枝下摸出眼镜——他是个近视眼——戴上，嗨，这下子就精神起来。

“古人云，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那个……悲！”

他抑扬顿挫地说。

忘了说了，老八在纬四路可是大名鼎鼎的“博士”，因为他虽然是鸟类，但是他会说人的话，这些话都是他从路边幼儿园老师那里学来的。而且，他学问可大了，动不动就爱说“古人云”。

古人云是个啥东西？——老八说了，古人云就是真理。真理就是命令，命令就得遵守，老八希望别人遵守他的命令，所以就得说“古人云”，哈哈！

老八戴上他的近视镜，当然要说一些有学问的话啦，尤其在这个美妙的早晨。

“……嗯，天就要亮啦，起来吧，同学们（他总是把其他的邻居叫成同学们）！古人云，雄鸡一唱天下白啊！”

话音刚落，他就发现自己说错了。

城里没有鸡啊，哪来的鸡啼啊！他赶紧改口说：“起床喽！起床喽！”

“哈哈！大博士醒了？”猫头鹰没有追到老鼠，在空中打了个旋，又飞回来落在老八的窝前。

“去去去！都是你，把大家伙儿吵醒！”

“什么？明明是你一大早发神经病，古人云古人云，还戴个眼镜，干吗要学我？”猫头鹰瞪起自己的眼，那可是真正的“眼镜”。

“谁学你了？谁学你了？！”老八最看不惯猫头鹰盛气凌人的样子，就和他吵起来。这一吵不要紧，他们开始摇晃起来，差一点掉下去。

原来，他们脚下站着的大树们都醒了，纷纷开始伸懒腰、打呵欠。

“烦不烦呀！连梦也不让人做了！”脾气暴躁、一头榆钱的榆树吼起来。



大树快跑

“就是！讨厌！”刚刚开了紫色桐花的泡桐树娇声娇气地嘟囔道，“人家刚刚做梦，梦见电影明星都来求我和他们合影哪，还没有‘咔嚓’，就被你们搅黄了！”

“哈哈哈哈哈！”瓮声瓮气的悬铃木发笑了，“——就是你吗？我还梦见哈利·波特、奥特曼、超人、足球小子、阿童木……排着队要请我给他们签名哪！”

“讨厌！讨厌！”

泡桐嘬起了嘴。她有她嘬嘴的方式，就是有一块树皮皱起来了。——很好玩儿，是不是？

榆树这两天正在出榆钱，浑身痒痒，他一边使劲抖着身子，一边问：“猫头鹰哪儿去了？跑到哪儿疯去了？但愿他永远别回来，整天压在我的头顶上嘎嘎叫，烦死了！”

猫头鹰听到了他的话，就故意威胁道：“谁？！谁在说我的坏话？站出来！”

“反正不是我，”老八用嘴梳理着羽毛不紧不慢地说，“古人云，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

“嘿嘿，也不是我。”泡桐嘻嘻笑着道。

“哼，我知道是谁，”猫头鹰说，“我不就是借你那破地方落脚吗？谁稀罕！”

不等榆树说话，悬铃木误会了，抢先道：“什么？破地方？——你！你说我这高大、雄伟、健壮、碧绿……这个这个……举世无双的身体是破地方？！”

“嘎嘎嘎嘎！”猫头鹰大笑了，“就你啊？——大家都来看看，瞧瞧他的模样，一身破破烂烂的塑料袋，像个乞丐，还有那块破广告牌子，你还以为你是帅哥啊？”

大伙“哄”地笑起来。

悬铃木的身上被人挂了一块难看的广告牌，还有一些破碎的垃圾袋，的确太丑了。

悬铃木急了：“——你！”

“我不是说你！”猫头鹰不理他。





榆树瞪着眼睛上前：“——那就是说我！”

“说你怎么了？树本来就是让鸟落的！”

“气死我了！偏不让你落！”榆树摇晃起来。

眼看树和鸟要打起来了，老八赶紧来劝：“哎哎！古人云，君子动口不动手，君子动口不动手！”

就在这个时候，老槐树爷爷开口说话了。

“大家不要吵了，天马上就要亮了。——孩子们，都快起来吧！”

老槐树爷爷年龄很大了，浑身开满了雪白的槐花，真像是白发苍苍的老大爷，他



大树快跑

是全城最德高望重的老树，大家伙都很尊敬他。

老八抖抖翅膀，先飞到高枝上，大叫一声：“起床喽！”

这一声不是鸟叫，是真正用人话说的，老八称这是“外语”。

虽然是外语，但聪明的大树和鸟儿们都能听懂，因为路旁幼儿园的老师们经常这样叫醒孩子们。

白鹭和喜鹊从自己的窝里叽叽喳喳抖着羽毛跳出来，连麻雀们也蹦到了树上。

你知道吗？他们也有自己好玩儿的游戏，他们也会跳街舞，真正的街舞，不过是在树上跳的。

街舞是老八指挥的，鸟儿们一边跳一边唱：

不要吵，（那个）不要闹，

美丽的曙光马上就要到。

我挠挠我的翅膀我挠挠我的毛，

我伸伸我的脖子我跷跷我的脚，

我挺挺我的小肚我揉揉我的腰，

我瞪一瞪我的眼睛把毛毛虫找！

——嗨！真正的说唱！也就是周杰伦《双截棍》那样的R&B，可时髦了。

悬铃木不服气，也率领其他的大树们拉歌，他们作出痛苦的怪模样，歌声也很悲凉：

不要吵，（那个）不要闹，

可怕的白天马上就要到！

我抓抓我的树皮树皮糙，

我挠挠我的树叶树叶掉，

我挺挺我的胸脯我直不起腰，





树里面有人在哭

我抖抖我的身体塑料袋飘！

歌声刚落，一些塑料袋果真从树上飘了下来。

“——嘘，好像有人来了！”

老槐树爷爷像是听到了什么声音，竖起手指叫大家安静。

胆小的麻雀“轰”地一下马上飞走了。

白鹭悄声道：“我也得走了。给我快要出壳的蛋宝宝准备食物。”

老八嘿嘿笑道：“古人云，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啊！”

“就你有学问！呸！”悬铃木白了他一眼。他们总是吵架，谁也不服气谁。

眼睛开始变得模模糊糊的猫头鹰受不了慢慢亮起来的天光，因为一到白天，他基本上就是个“瞎子”，所以也找了个隐蔽的浓阴藏起来睡觉去了。

刚才还在到处乱走的大树们，一会儿就跑到自己的位置上一动不动了。老八呢，也靠在老槐树爷爷的身上，眯着眼睛瞧见远处过来了一个人影。

——来人到底是谁呢？



树里面有人在哭

那个人影慢慢走近了。

老八认出了他。他是周围几条街道的清洁工老陈。

老陈穿着一件脏兮兮的清洁工穿的衣裳，手里握着一柄很大的扫帚，一下一下扫着街道，慢慢移了过来。

只要不是下大雨的日子，老八几乎每天一大早就能看到他在扫大街。等到他扫完



大树快跑

了纬四路以后到别处继续工作，大约八点多，他的两个双胞胎儿子大米和小米就会背着书包来到这儿，把一个热乎乎的饭盒藏进老槐树爷爷身上的一个树洞里，然后去上学。

老陈干完活后就会来这里，拿出来饭盒吃早饭。

树洞里可以藏东西的秘密，除了他们爷儿仨外没有别人知道，而鸟儿和大树们虽然都看到了，但他们从来都是最好的守密者，因为他们很少把那些好玩儿的秘密告诉人类，除了在必要的时候。

老八透过树枝，看到清洁工老陈停下扫帚，用衣襟擦擦头上的汗。那汗水也是脏兮兮的，顺着老陈的脸颊往下流。

今天是星期六，老陈的孩子大米小米不用上学。明天就是星期天，是大米小米的生日，老陈一直为给孩子们什么生日礼物发愁。孩子一直想要一个新的铅笔盒，但他们家很穷，孩子的妈妈有病，买药的钱还不够。老陈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零钱数了数，又装了起来。

“唉！”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唉！”忽然，从他的头上也传来了一声奇怪的叹息声。

……咦？什么声音？

老陈抬头望了望，看到了老八。原来是一只八哥鸟啊！

老陈高兴起来，对着老八说：“——你好！——你好！”

老八兴奋了，也学着老陈喊：“——你好！”

老八觉得不过瘾，又喊：“哈喽！古德莫宁！”

老陈这下子乐了。这个八哥，居然还会说英语！不过，接下来老八说了一连串叽里咕噜的话，老陈就听不懂了。

叽里咕噜什么意思？那意思就是：“我是个有学问的八哥，我有学问……有







大树快跑

学问……”

正在发愁的老陈没有心思和八哥玩儿，拎起扫帚继续到另一条街道干活去了。

老八有点垂头丧气，因为没有人继续欣赏他的“外语”了。他就闭了嘴，继续缩着脖子蹲在树枝上。

说话间天亮了。灰蒙蒙的天空上，飘着几朵灰色的云，到处是高楼大厦，纵横交错的电线、天线。纬四路隔一条路就是繁忙、拥挤的闹市区。汽车喇叭声、人群的喧闹声渐渐响成一片。

上下班步行和骑自行车的人们、叫卖的小商贩、大卡车、小轿车在大街上来来回回穿梭。这么多人来去匆匆，但谁也不看谁，每个人都很孤独的样子。

有个人走到悬铃木身上的广告牌前，看了看，摇摇头，走了。

整整大半晌，大树们都在忍受着嘈杂的喧闹声。只有路边的幼儿园里传来的孩子们天真的歌声，才能让大树们感到一丝清凉的安慰。

终于，路上的行人少了一些，悬铃木才忍不住长出一口气，说：“……终于安静了。谢天谢地！”

他转过头对老八嚷道：“老八！我说你，吃了豹子胆，你敢和人啰里啰嗦！”

老八顶了他一句：“你懂什么啊，我那是在练习外语！外语，你懂吗？”

“那叫鸟语！谁不知道啊？——还哈喽，——还莫宁！”

“好鸟不跟树斗，我能跟人说话，你能吗？”老八翻翻白眼。

“跟人说话也算本事啊？……哈哈，告诉你吧，我只是不愿意搭理他们，要是我一开口，哼哼！还不把人吓得屁滚尿流！”

悬铃木想象着自己开口说话把人吓坏的情景，哈哈大笑起来。

紧挨着悬铃木的泡桐被灰尘冲得直咳嗽。每咳嗽一声，她的桐花就往下掉几朵。





树里面有人在哭

这会儿她也忍不住了，苦着脸说：“咳咳！呸！刚才那汽车声快吵死我了，我的耳朵都快聋了……”

老八眼尖，看见榆树在使劲地扭着身子，哗啦哗啦直响。

“咋回事啊？”

“我被铁丝和电线缠住了！谁来帮我解开电线？该死的人们！”榆树恶狠狠地咒骂着。

“还有我，还有我啊，”悬铃木也疼起来，“铁丝！还有钉子，疼死我了！”

老八同情地看着他们，但他也没有办法。

“……唉，这日子熬到什么时候才是尽头啊！闹哄哄的市场，永远没完没了的喧哗，烦死人了！”

“我病了，你们看，我的花都快要落光了！”

“我们脚下全是水泥地和柏油路，雨水和雪水没法渗进我们的根……”

“是啊，我都快渴死了！”

大树们七嘴八舌地控诉着，嚷嚷起来，泡桐干脆放声大哭：“我有四根枝条枯萎了，我的另一根枝条也开始麻木了！”

老八正要说“古人云”，突然看到天空黑压压地飞来了一大群鸟。

“——快跑，快，浓烟来了！浓烟来了！……”

话音刚落，麻雀、喜鹊们喊叫着就飞到了头顶。

他们急急忙忙地招呼着大树和老八他们，一边脚不落地地继续往远处飞逃。

一只麻雀飞过悬铃木时同情地说：“你们没有翅膀飞不走，太可怜了！”

“老八！你也快走吧！”一只鸟回过头对老八喊道。

老八没有看清是谁在对喊，就被一阵滚滚浓烟迷住了眼睛。

这阵烟是从附近工厂的几根大烟囱里冒出来的，那真是铺天盖地！太阳一会儿就



大树快跑

被遮住了，大白天就像到了黄昏，面对面什么也看不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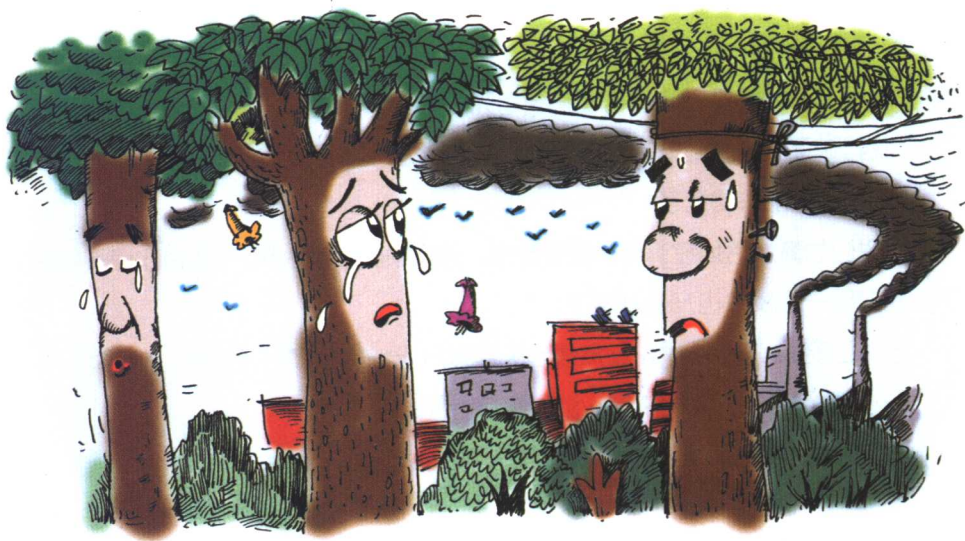
老八被浓烟呛得眼冒金星，他身边的大树们也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咳嗽着。

好不容易等浓烟慢慢消散，老八这才看清大树们浑身上下都快成“黑”树了，叶子也被熏得焉焉的，就像遭了霜打。

泡桐的花几乎快落光了，她连咳嗽带哭，抽抽搭搭的。

急性子的榆树恨得直跺脚：“——呸！呸！这算是什么日子啊！我受不了了！跑吧，大家都跑吧！”

——跑？跑到哪儿去？



老八伸长脖子看看老槐树爷爷，老槐树爷爷闭着眼睛沉默不语。再一扭头，老八就看到了两个一模一样的小男孩子用手捂着鼻子朝这边跑了过来。

这两个孩子就是清洁工老陈的儿子——大米小米。他们是给爸爸送早饭来的。

